

928
七
2

惜抱軒詩文集

知不足齋

卷之六

論衡

卷之六

論衡

卷之六

論衡

卷之六

論衡



許慎說文解字詁林

卷之六

論衡

卷之六

論衡

卷之六

論衡

惺抱軒文集六

書

答翁學士書

鼎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鼎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鼎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脊以上直脊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誦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

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

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鼯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鼯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鼯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鼯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胃臆相教而鼯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駸蹇不明於

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 上

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絀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鮪時涸而鮒組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忝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

天子啟秘書之館大臣稱其狃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忝也多矣不忝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 上其忝抑又甚焉士苟獲

是忝雖聳矚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可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

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
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
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
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
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叩
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
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
鐘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揀夫仕進者
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
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

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
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忝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
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祚
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
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畱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起
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
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鷄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
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隼首帖耳

哆口傳沓迺逸迺諺聞耆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頽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邇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遐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旣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邇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

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畚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邇固不能爲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

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彙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彙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要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彙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

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尔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彙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彙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畚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畚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彙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彙頓首汪君足下彙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

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
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
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鼂之
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
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
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
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鼂居
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
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洵
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

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
鼂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
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
之傳特其垂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
未可知也況鼂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
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
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
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攜約論禘祭文

鼂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

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
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
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
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
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
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
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
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
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

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
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
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
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
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
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
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
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
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

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
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
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
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
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
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
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
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
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

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
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
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
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
之義或繼或絕或闡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
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
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
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
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

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圓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礪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

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斲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

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
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啟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
能易已然龔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
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
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
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
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
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
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
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
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
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
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
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
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搆約以爲然乎龔於
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
得是而後已龔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
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

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鼎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鼎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

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

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
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
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
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
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
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
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
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
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
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

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
之論辨又次之鼎亦竊識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
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
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
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
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
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
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

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聶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聶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

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聶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

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胷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盆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悞也望夏思之鼎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鼎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夏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夏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考秦楚閒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

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卽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
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
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
于郟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
立爲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
畱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
北郡也至於鄆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
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舉未可知
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
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

決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駟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
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攷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鄆爲秦郡
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鄆者未必非亦未必是
也多間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
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忝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恆
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
三月鷄來江寧攜人行笥重繹執卷敬歎累日士牽於
俗學略能畱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况精思若此者乎

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者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
出尙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夏有示教者不至於審
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
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猶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
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已說以當七廟爲句
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
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牙必欲衷於一是故難
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番夏酌之原本附還
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
書檢尋傳記以攷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
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
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
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
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
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爲今學者所駭而攷之於古則實
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
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天
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

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
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祏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
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
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
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
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
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
矣然主不書諡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凡
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
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

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
漢乃因之耶抑第漢時人自爲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
者也若今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爲重主則書
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云與妣共之其必當立妣主明
矣荀子食魚泔之之義彛意謂食魚易傷人者鱠也泔
之恐是漸之醯醬之類以爲鱠耳奧讀如燠奧之則以
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
饌故泣也然別無攷證不敢信以爲是也不逆薪而爨
者言持薪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尙不冝逆況爲暴乎此
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

來書云見南齊劉璣傳檢璣傳
無此語乃見宋書建平王宏傳

係璉上書申建
平王景素之詞
其餘數條彙皆不能解古事固難通而
傳書亦或有誤字也謹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
不具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棗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
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云喪
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此是
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
則安得有禘祫也彙前書所云不書諡蓋誤以漢禮爲
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諡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杜元凱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鄉大
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
矣穀梁疏載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
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
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愚淺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元
爲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元也衣正色裳閒色謂之
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約服宿衛之士當
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

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韎韐之服韎之爲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師所云黑衣者卽是周之韎耶或元衣元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元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尙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尙元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爲禮此亦仁孝之極思使聖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厭祭而無尸矣固必不更行設尸以祭之禮然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爲謬也

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爲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爲之何爲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爲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爲鮪尸耶然而不可攷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述猶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

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
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
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爲偶然也愚見如是
惟棄教之尙熱未敢走謁謹復

復休寧程南書

慮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
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
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儒所得河
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
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

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
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
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
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
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處義與禹
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
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
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
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
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

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處義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謏陋無以上益

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宐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遠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好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

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鼎憇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閣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慙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鼎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

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叱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鼎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鼎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鼎文刻板鼎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鼎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

惜軒車文集六
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
壽序乎胡雒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
耳此閒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社相望殊切企
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鼐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
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社慶慰慶慰所論論文之旨反
覆數百言詞氣雄遠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秘雖於鼐有
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
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

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
年中數古人期也鼐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
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悄然相望
於曠邈沈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欷者乎先生文
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
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來論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
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
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
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
必成與否尙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

已併入大集內矣爾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
閒可與言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
為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尙不能盡然況如爾耶
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惜抱軒文集七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為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
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即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
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
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為數免其
供賦焉大功既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為守屯田以為食
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
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畫顧及

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
三十二年冬 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
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
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居帶挾羌
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
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
謂 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劔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
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
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
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
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
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
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
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
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
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
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

道德之盛者不做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已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宐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冀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撫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

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撫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撫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

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撫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撫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撫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撫約以親

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亾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

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剛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亾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未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

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厖渚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苾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哲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

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閒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

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決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

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
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
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
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揅世之心可謂
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
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
中又有真偽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
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
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
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辨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

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
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
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
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
其後嘗爲鄉人道焉臯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
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
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
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
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
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
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臯之幼也嘗侍
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
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

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
縱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
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臯適在揚州思
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
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
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 禁垣以勳績外著
徽塞而 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 命
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

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苟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

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麻嘉哉夫亦我 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間歎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鼂聞之豳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鼂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子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子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子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子來江寧遇約堂於江寧旣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子

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旣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維諸少年之興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

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遡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竊嘗思之當

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閒誼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面則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 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自

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竊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証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竊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當覲於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

七十初度，以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畱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竊爲之辭。竊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紉纏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楫之勞也。旣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旣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遊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紉纏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闕下優游是

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 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 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謀者又皆耆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世二三十年矣而舉族壽登者耄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憝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爲 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

篤祐以助承 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下之闕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耆之褒桑扈有受祐之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 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 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頌者云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 先祖之盛德率獲爲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

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彙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

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耄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鼎故爲之詞旣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

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廷欺雖男子爲之可乎
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
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天下善於男子宜也
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
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
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
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
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
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
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

季者成進士爲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
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
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
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
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
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
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
黨譏之曰瓊瓊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

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宐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婿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希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

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擦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篋笄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懼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忝
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懼
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
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孫母張宐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宐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
族戚上則 朝廷旌異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
頌其美子孫才雋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悅
之辰親交咸詣舉觴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
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旣

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耆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
間見其嘉言懿行而做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忝乎某
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屨嘗侍宐人之父張
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忝而今又見宐人
之八十宐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
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鄰里
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
史公早世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
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宐人之壽豈獨孫
氏之福夫寧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

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尙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闈者乎宐人之德雖著然或尙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寧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

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托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旣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亾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

餘 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
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間之悽然曰吾與楊孺人共
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勤苦立義至矣今者使 國恩
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
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
光瑜旣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 朝願先生賜之言以
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
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
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
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

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
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
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
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
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
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
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
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

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尙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

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主江寧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寧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寧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亾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

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

惜抱軒文集九

策問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
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爲聖人父母
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
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
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
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旣稱
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

性理車文集卷九
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
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
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
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亾可考者凡
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
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
篇其餘軼說尙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
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
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
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歟漢初若魯申培穆生

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
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
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
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爲海內鉅
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
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
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媿於
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
可與閩洛諸儒竝論之否方今

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

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

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尙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
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規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
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
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
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
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閒稱其體爲禮經之舊
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自是之後爲編
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

齒漢晉春秋于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
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
其槩可略聞歟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
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
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較毫釐則可謂盡善
矣乃若漢畱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矢豔
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
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
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
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

序尙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
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
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
編續綱目等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
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
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變變奇愛奇史氏通病
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
人所愚善讀史者也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

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
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
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據
所見者盡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
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
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
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
淮泗達於河河乃荷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
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

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泃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明永樂中尙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邨遏汶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

蓄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竝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僥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爲沃壤澤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矣其在今日尙有可議者歟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

重務也是以

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兩澤小有不時必
上軫

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
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
其各陳所見以爲

當宁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爲親
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舉得其人則天下何患不
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一方受其病朝

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爲虛文而已恭惟我

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官慎察吏之政
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羣生禔福於下治化之澤
行而貪暴之風寡矣雖然海內至大人情萬殊
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閒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閒
今將使郡縣之吏盡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爲要
夫人難求備德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
仁愛者或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
見惡如農夫之去艸者甚難其人今將聽長民
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

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縱無忌黷
冒僥倖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責成上官而執法
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於
避法何以禁之且國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
之德夫節儉則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
無營求則取用於廉俸寬然有餘資矣而曷至
甘爲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
也今欲羔羊之美徧於郡邑而無簠簋不飭之
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長始傳循
吏而所載公儀子固魯人也諸生亦嘗讀史而

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後漢書循吏十二人
其所爲之迹有於今可做而用之者亦有不可
施於今者尙分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
流雖不入於循吏之傳然其治道實有足爲吏
法者採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
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蓋將
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風
俗同言治化無弗徧也雖然當周盛時分封魯
衛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異然則

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槩而已其水土風氣性情
習尚之偏聖人不能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
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
親太公舉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
衰則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劫人
爲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姦爲
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乎將其時
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

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

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

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秀民則
詩書絃誦愚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淳古之風
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感化尤速乎雖
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繁而游惰起文學固
可貴而恐其質行之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
下之舊不必復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
厥道奚從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姦民
昔管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與周
禮比伍族閭聯相保相受者同意諸生能舉其

法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階巨海廣斥之
野南咀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託迹焉夫
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姦
宐得其要矣姦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
有散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逯冗來
去無常難以踪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
歟諸生生長其閒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
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私所議論者謂
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爲則未嘗輕言性
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其後學者岐分異說
競起於是言性理者紛紛焉蓋孔子之傳惟孟
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
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刺謬者何也夫言
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
情韓愈作原性李翱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
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昔箕子言五事
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
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

性理車文集九
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
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
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
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
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
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
微茫奚以析焉方今

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接羲軒之
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嚮風興起湖南爲周
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

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第爲科舉之學也試悉
攄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敘載爲詳爲紀傳
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爲首故言史法者宗
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尙書及
帝繫篇不敢多入異說蓋其慎也然楊子雲猶
云子長變奇乃後人補述或反溢於子長之外
何耶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后紀
豈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敘列事時使人易曉
其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馬遷表燕昭齊宣

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爲何漢有功臣表
與外戚恩澤侯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
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
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耶後世
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并分見於他
篇其義安取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
或謂不當同傳進游俠遯處士前人并以是譏
遷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
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
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爲一家而列傳釐分

各以事彙當矣至剽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蕭傅
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其於本書體例能無
參差乎恭惟

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抉千古之匿情剖儒生之
疑說

特著論辨啟牖羣蒙士得奉折衷之論以盡探石室
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異日珥筆之選者必有
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槩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賈
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制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此其後李愷治魏視
年豐殺以爲糴出之節是雖富強之術其計畫
亦足爲王政資漢五鳳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
愷之遺法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
而罷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爲之不善
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積貯
者大抵因此三術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
較可悉聞歟今州縣各設常平倉又令鄉邑自
爲社倉

國家籌爲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
水耨民食魚稻嵒窳媮生而無積聚者然則議
積貯於茲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溼官存倉穀
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糴則有強派抑買之弊
是將何以杜之社倉積穀雖民所自爲然將一
聽於民而官不爲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閒
而毋乃又爲閭里擾歟必使吏良而令行民賴
其利將何術與夫審民生纖悉以達於謀國大
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旣端則國多卿

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兔置之士皆
可為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一有罷士
不得容於其閒也周秦之交士習始漓而縱橫
狙詐之說以起自漢以來士風又屢變矣方今
多士涵濡於

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

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嚮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藹藹
王多吉士固茲時也若乃九州萬國地廣俗殊
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異尚何以齊其
短長又其閒閒有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樸厚而

樂輕俠有士之名而實為士之蠹地有師儒而
未必盡從其教歲舉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
使化導得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生夙誦
洙泗闡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

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為悉陳
其要

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律詩
試士其後或沿或否

聖上以科舉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

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而不

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生縱論之
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
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
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
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
盡其理能推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
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
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
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
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

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
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
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
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黃而下氣體實自
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
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
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我

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

皇上睿藻昭回囿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
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鑑察形

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舉而詳說矣

惜抱軒文集十

傳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

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九重先生先生願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

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

亦勞矣余南歸數年間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瑋皆贈左都御史廷瑋三子長若淮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膳錄敘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

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滙居其閒君以嚴能治辦鄣蠹屏除畱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

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吏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 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 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

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宥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 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

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昏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亾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方晞原傳

方根矩歛人晞原其字也爲歛諸生工爲文其文用意高遠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而昔人所以取四子書

爲義之初旨則晞原得之爲深其學宗婺源江慎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也所居在歛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晞原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歛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唯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其卒年六十一矣晞原父曰候補布政司理問常客於漢上而使晞原家居爲學及爲其曾祖祖父母營卜葬地數年晞原學益深而登涉川原盡得兩世葬地其父乃以爲慰其於交遊死生如一能任其急難意氣和易寡怨怒雖終

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感歎也子二曰
起泰起謙

姚鼐曰余始聞方晞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
士三日鄭用牧金蘂中及晞原也蘂中在京師與相接
最久用牧晞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晞原歿
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
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其
後余不復至歙而晞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歿數十年
閒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蘂中
書來使作晞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
許嫁者亾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
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
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說以褒之賢衡
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
伊尹五就桀桀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
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
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
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諛焉張貞女者父

日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柰何間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

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

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印松亭家傳

印君諱憲曾字昭服寶山縣人也祖曰輯瑞考曰克仁克仁無子其弟廣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以君爲之後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分發廣東爲翁源知縣以能吏稱其後內擢補吏部稽勳司員

外郎三擢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乾隆四十六年

命爲浙江寧紹台兵備道其在寧紹凡八年嘗修海寧石塘有功權海關盡去苛征商民喜之寧紹歲造戰船以樟木爲材君采購嚴禁吏蠹毋擾於民而公事修辦大計列一等當擢而君疾引歸數月而卒年七十一君爲人孝弟慈仁其在京師遭本生父母喪哀甚見者不能與言也平居和易愛人人樂親之交友鄉里至都居君寓舍常滿有求索者必應事有就君謀者必盡其慮及君外任則求君者益廣君意常若有歉於人者然所給者雖頻數不以自沮其處內外職屢治刑獄而意

一出於慈仁矜全多賴以生者鼎與君及泰州侍庶常朝皆以鄉試同年相知侍君負氣疾惡同年生多遭誚責然獨重君嘗謂鼎印君真長者也其後庶常沒於京師君視其棺殮尤備君生平寡欲獨好鼓琴晚而自號松亭云子三曰鴻經鴻緒鴻緯君居官爲政之詳錢辛稍少詹事已爲誌墓具之鼎更以所知者爲傳以授其子焉

節孝陳夫人傳

陳夫人雍正甲辰科進士臨海知縣諱曷鑑之女遷江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年十七而嫁嫁十年夫死

一子行遜二歲左氏雖宦後至夫人寡居甚貧乏上事姑謹下撫孤子及以叔婦女爲女訓之必以禮始臨海公生五女夫人最長季則姚鼎母也臨海嘗夜教女讀書每太息言吾女何率勝兒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左氏所居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分至夫人及子二室才盈丈撫子愛甚鼎時至其室亦愛甚嘗使子與鼎於室中談經義夫人自治食噉之聞其言於牖外卽喜入日汝等與人言宜若是夫人年五十八乾隆十五年冬甚疾鼎之母視疾執手而訣行遜後終於諸生其子其章最有行誼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以其章應舉

而其章之子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去行遜亾二十餘年矣今惟夫人所撫叔娣女爲女適張氏者尙存亦爲孀年七十餘矣當乾隆閒夫人已爲吏奏旌表其節孝彌更愴思而述從母傳云

鍾孝女傳

孝女錢塘鍾曉齋女三歲母徐氏沒父繼娶陸氏又三年喪父及女年十四陸氏得危疾人謂必死女禱天求活其母刲股和藥飲之未愈乃再刲陸氏竟起女後適邵志鋸志鋸疾病女亦割臂以愈之年二十四卒夫割

股非孝之正也然至情所至無擇而爲之君子所許也且天道人事捷於呼響惟誠則達於鍾氏女何疑焉志鋸字儒珍性好爲善浙中凡有濟民之事必儒珍董之以此聞四方其言孝女事舅姑接家人皆多可稱雖復娶矣嘗悲思鍾氏余哀其意作鍾孝女傳

惜抱軒文集十一

碑文

宋雙忠祠碑文 并序

東海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

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

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隍師殲降死相繼伯顏

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

固竭力合眾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

執不可終全二公卒不冑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

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

妻父嘗悲以歐刀余其後并題半文
以此開限其言事文事良故對其人言
論之論多其言善語中只言其力之事
且天故人車對其如警其婦則其力
其非事之田也然至其言至其言而

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
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
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
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
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
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
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
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旣竣
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旣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
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
衆遷諛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旣得死所安於牀
茵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
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
蠲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
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
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

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

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甕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狗名德衰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

并序

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

夷剽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

濟南遺卒不及二千而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拒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盛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爲祠祀公籛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悅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

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爲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歷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蓋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爲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爲忠士有遭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遷屏東藩以困奮節婉懿夫人援攜姊妾甘臥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偕徠故居撫其居

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旣飭敬祀以萬斯年

鄭大純墓表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爲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焉君初爲諸生家甚貧借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奉父母而妻子食薯蕷君意顧充然鄰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僮衣破卽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旣中鄉試將試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詈大吏吏繫

之禍不測矣君瞿然曰吾友也卽謝同行者步就其繫所爲供醫藥飯羹至便溺皆君掖之適君有所識貴人至蘇州求爲之解某始得釋君卽護之南行至乍浦乃遇其家人君與別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試期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爲乾隆丙子科同考知龍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吳君吳君曰吾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己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庸愚爭福君自是三值會試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紬於有司君意不自得遂不試往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卒君有

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苦長而同有名君歿八年大章登進士爲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日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弃人事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沒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爲惻焉昔吾鄉方望谿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貴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大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勸後

人余固不憚爲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浩波集大章爲鐫行之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刑部郎中桐城姚鼐撰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於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教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旣而長子夢鼈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

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怵不愠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異日入朝毋徇勢利而弃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洙水沂湘則逾衡永西南屆嶺沂洙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洙源雖近而清徹俾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洙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徒業至檢討再興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谿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耐於是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國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荆條河朱氏先墓表

朱氏先居山東歷城明初有以功得世襲三品指揮使者數世譜失其名其始以指揮使屯遼陽左衛名永安名乃可紀永安生澄澄生國輔皆襲指揮使於遼東國輔之子諱應奎襲職會

太祖高皇帝定遼東改

爲正紅旗漢軍叅領管火器營嘗以修理遼東戶口籍

成賜爵阿達哈番旣而失爵以叅領終長子襲叅領諱登科

世祖章皇帝入關從有功又改爲鎮守山海關城守尉兼叅將事

章皇帝賜之塋地於寧

遠州荆條河上今墓所也城守尉遷父柩於遼東來葬之城守尉沒亦葬之其子諱廷縉襲城守尉二十餘年於職無廢事康熙二十年增山海關守兵設豁屯大裁去城守尉改朱公爲副都統官副都統未任而卒卒從父葬故荆條河多從葬之墓而叅領城守尉副都統三世最先焉朱氏城守尉世職也及改官副都統吏議之不詳而遂亾之自是副都統子孫或居山海關或遷京

師雖失世職而自以才進顯者益多副都統有孫曰倫瀚曾孫曰孝純繼以文章治行顯倫瀚仕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孝純今爲兩淮轉運使嘗使人出關修墓植木旣以旨來告余曰孝純家京師出官四方先人墓地越在山海關外不獲時謁自吾父謀立石表隧以昭

國恩崇紀前烈石旣具矣未得文以刻孝純懼久遠或湮廢敢請爲之辭余曰叅領以來三世皆爲功開國時以受賜地爲墓誼固宜表天下族姓興衰多矣尊貴或一二世或數世輒盡朱氏自明迄今十餘世矣而人才之興未替豈非其先人遺澤遠哉此天下所樂稱者

而況其子孫乎若夫右控北平巖壑之雄深左臨渤海之波而瞰中外之界山川偉異足以發其子孫英傑奇秀之氣則是被先朝賜地之恩厚於無窮也朱氏其勉焉而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刑部廣東司郎中桐城姚鼐表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王氏世丹徒人今在告雲南臨安府知府文治之祖諱元盛字祥甫里居爲誠樸長者不希早世有子諱士閔字漢徵漢徵生五歲而孤母吳孺人尙少家貧乏無族黨內外之助撫三尺之孤默默自守於窮巷之中卒教

養子至成立漢徵有兩弟皆殤獨漢徵長而至孝母子相依無須臾之離其事親衣服飲食之具貧不能致美而能使母衣食之而樂也母八十餘而終漢徵年逾六十矣喪殯不能華飾而能極其哀慕之誠也乾隆初鎮江修府志丹徒馮令君詠主其事漢徵謁令君涕泣而述母節詠爲感動載之志內里人皆以爲不誣也祥甫亾時不能葬漢徵長乃營葬父於丹徒東南秀山枝之原及吳孺人亾耐焉漢徵年七十三卒娶同縣某孺人無子側室秦孺人生文治文源文明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文治以一甲第三人登第爲翰林院

編修遇 國恩贈兩世皆如其官階皆文林郎妣皆爲孺人又其後文治以侍讀出爲知府歸守先壟桐城姚鼐其友也嘗訪文治於丹徒拜於壟下文治請爲表未及成又其後文源與江南己亥科鄉試爲舉人文明爲湖北龍坪鎮巡檢文治視其弟於湖北過皖就鼐復徵前語乃以所知者書俾揭諸其阡夫王氏內外節孝誠可稱矣然皆生窮困於其身卒乃光顯於其後爲善之報有不可必而爲己之無憾者可必也誠無憾矣無聞於時亦可也而必盡力表章以著於世者賢子孫之心不能已也傳曰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非是謂邪斯

亦可爲爲人後者勸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表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

魯氏世居江西新城中田邨康熙乙丑科進士諱瑗由翰林檢討仕至右通政通政之子諱京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廣西平南知縣實生孟縣君君諱鴻字遠懷乾隆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榮澤孟縣知縣君少讀書慕古人行蹟思效於實用其在職重鄉約長必慎擇清謹畏法者而稍禮貌之又重獎其尤善者告上誠下一以忠信故事舉而民不擾下情達而上官樂從沈邱與江南阜陽界鄰盜互匿焉故難捕君推誠與阜陽約兩縣

情補輯卷十一
合捕如一邑於是宿盜皆獲沈邱有買硝之累君力請去之而爲孟縣禁無賴號爲水官擾民者其時上官亦多知君賢然十年居河南終不見拔君亦厭吏事遂援例入貲當得府同知因離任遽返返則誘進後進稱善如不及著四禮通俗以率鄉人其於古文受法於建寧朱梅崖所爲凡百餘首持論有根柢而多當於情君之族子九臯始從君爲科舉之學君高其才勸使學古九臯卒成進士以古文名君於余爲進士同年然往來疏甚晚與九臯相知乃聞君之爲人君在里又將使其二子繪續渡江從余學雖不能至余甚愧其意乾隆五十

四年冬君卒逾年九臯與繪續以書乞爲文揭諸墓上蓋魯氏多才而君所以啟後人者爲有道矣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日桐城姚鼐表

疏生墓碣

疏生名枚父曰長清兄曰枝春皆桐城諸生生幼從其兄讀書穎悟過人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安徽學政愛其才取入學次年補廩膳生才十三歲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江南試填榜得疏枚名大喜曰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然生終於舉人年三十二乾隆五十七年夏卒生爲學精甚寒暑晝夜疾病不輟世之士能文章

者略於考證講經疏者拙於爲文生能兼攻之不懈於箋註文辭之事皆求得塗轍矣用力憊而天及之悲夫生居去吾家七十里顧不常見其慕余絕甚得余文輒誦之不忘余在江寧生疾亟謂其兄曰吾不復見姚先生矣爲乞數言識我足矣其秋枝春來語余余傷而書之使歸鐫其基上姚鼎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

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謫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真盜果如君言值水澇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沒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

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
 稱沒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
 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恩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
 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第 35712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圓短大	七
圖書館	2

号	1118	系
SS-1118	1118	系
	学	海
	大	国
	学	院



